

墨

绿旗袍

世光 / 著

黑黑白白

墨绿旗袍

老街

独坐黄昏

秋阳残照

白鸽

汉白玉

人前人后

三套车

血色棋坛

雨打芭蕉

百花洲
文艺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墨

绿旗袍

◎丁旭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绿旗袍/丁旭光著,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 - 80647 - 152 - 9

I . 墨… II . 丁… III .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2189 号

书 名:墨绿旗袍

作 者:丁旭光

责任编辑:张国功

封面设计:梅家强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75

版 次:199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170 千

定 价:12.80 元

ISBN7 - 80647 - 152 - 9/I·116

邮政编码:330002 电 话:0791 - 8503450 8508674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孙琴安

丁旭光本喜欢篆刻、书画，或下下棋、打打牌，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些玩艺儿后来竟都成了一种生活积淀，成为他小说中的描写之物、事件甚至是题材。

我不知道丁旭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也不知道他总共写了多少小说，但从我所阅读过的一些作品来说，他的小说技法已相当圆熟，语言也相当老到，早已达到了随心所欲、舒卷自如的地步了。

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小说又有了不少新的发展和变化。在一些小说家的独创和探索精神的支配下，小说的模式被无限制地构造着，一些非小说因素正以各种方式向小说的周边扩散漫溢，小说的标准、原则和秩序已荡然无存。我不想以最新的小说观念或流派来评判丁旭光的小说，也不想以迂腐的传统观念来加以衡量。因为丁旭光的小说有他自身的定位和产生条件，用以上两种观念和方法来加以评议似乎都不太合适，也是不公平的。我们还是就事论事，从作品本身出发。

就我这些年心目中所建构起来的小说法则来说，我以为丁旭光的小说大约可分两类：一类是以传统的叙事为主，故事、人物都很分明，这类作品可以《墨绿旗袍》、《人前人后》等为代表，但叙述

的方式、时空的穿插和灵活的笔调，与以往通常所见的传统又似乎有所区别；第二类是在小说的边缘状态下进行叙事，作者似乎不愿走传统小说的老路，有意对一些人物和事件进行切割，试图进行一些新的组合，而不愿固守在某种特定或传统的视野中进行单一的价值模拟。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这类作品可以《黑黑白白》、《秋阳残照》等为代表，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一些努力，虽然有些地方已游离在小说的边缘，个别地方也掺杂了一些非小说的因子，但从总体而言，只要细细寻绎，小说的脉络和结构仍很清楚。

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以往的小说都喜欢通过人物和事件揭示或反映某种价值或意义，给人以启迪或警醒。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还出现过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随着小说近些年的发展，有些作家不喜欢甚至有意回避明确的价值取向或意义揭示，而在一种若有若无、时隐时现的叙述中，仅给你一片混沌，或含混不清的印象，让你自己去清理、思索或回味，这是一种难以用任何标准来衡量、也难以用什么概念来阐释的状态。用时下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留下空间让读者去体味。就丁旭光来说，他的小说多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或意义选择，如《汉白玉》、《人前人后》、《白鸽》等都属此类。不过，他的价值取向或意义选择都是在叙事中自然流露，不带任何倾向，而且大多都是在故事结尾时画龙点睛般地最后一点，给人顿悟。于是，前面所有平淡冗长的叙述便都显示出了意义，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份子。只有个别小说，他才把自己所截取的生活横断面直接交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选择和把握。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把生活横断面直接交给读者的，有时恰恰是用传统手法造就的小说，如《墨绿旗袍》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例。该小说通过描写王雪燕作为续弦嫁给陈文建，随之而带来的一系列家庭矛盾和家庭变化，深刻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多角关系。作者并没有特意去褒贬其中哪一个人，但通过陈府的沧桑变化，人物的升沉起落，一味的直笔抒写，却令人读得有滋

有味，特别是最后王雪燕的离家出走，更在人意料之外，给人以无限的寻思和浩叹，也给整个作品打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同样的，《黑黑白白》的写作手法虽然较《墨绿旗袍》大不相同，但通过对上海一条三十米长的“蛋格弄”（即小胡同）中三户普通人家的关系和历史变迁的叙述，也给人一种人世间的苍凉感觉，使人不胜感慨。这些小说虽然未必有一个特定的主旨和题意，但在我看来，却都是他最有分量的作品。

相比之下，丁旭光的《秋阳残照》、《白鸽》诸小说，虽然题意明晰，主题清楚，但从内涵的丰富和含量的厚重来说，显然较以上所举小说要单薄一些。不过，他的《汉白玉》、《独坐黄昏》诸小说，虽然不着边际，令人难测，直至末尾方跌出题意，真相大白，也属主题明确一类的作品，但却能以小见大，自有容量，与《秋阳残照》等小说似又有所不同。

丁旭光是喝着黄浦江的水长大的，亲眼目睹上海的沧桑变迁，谙熟上海的风俗人情，故所写的小说都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极富地方色彩。其中的一招一式，一场一景，乃至人物的嬉笑怒骂，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流泻出上海人的个性和风情。

也许丁旭光自幼出身于上海的普通市民家庭，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多为普普通通、平平常常、毫不起眼的小老百姓，至多加上几位略有几分才华或有一技之长的下层知识分子，即古代所谓的“寒士”，或者再加上几个新时代的男女青年。但他写得最成功的也恰恰是这些人物：《墨绿旗袍》中的王雪燕、陈文建，《汉白玉》中的陈老师，《人前人后》中的宋科长等，都各有个性，都能给读者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丁旭光的小说创作实际上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笔下的那些小人物的命运总是那样楚楚动人，不经意而渲染的生活气息又总是那样亲切真实，那支笔就有如摄影镜头中的焦距，近镜头、中镜头、远镜头，侧面、正面、背面，乃至生活场面的变换或历史背景

的更替,都由他随意伸缩,变大变小,操纵裕如;他所勾勒的线条总是淡淡的,细细的,极少浓墨重笔,但中而直,不偏不倚,多恰到好处,形神俱备。

应该说,丁旭光是一位有潜力的作家,只要他能合理地设计自己,勤于探索,勇于创造,坚定自身,相信一定会有更优秀的作品问世。

一九九八年初冬于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目 录

序	孙琴安(1)
---------	--------

中篇小说

黑黑白白	(1)
墨绿旗袍	(25)
老街	(64)

短篇小说

独坐黄昏	(96)
秋阳残照	(110)
白鸽	(124)
汉白玉	(133)
人前人后	(146)
三套车	(158)
血色棋坛	(171)
雨打芭蕉	(182)
附录:感受生命的真谛	秦建鸿(195)
脱俗(代后记)	丁旭光(205)

中篇小说

黑 黑 白 白

道路专家大卫问他的华人妻子李倩华：“中国的蛋格路是怎么回事？”

“我们中国的蛋格路是用不规则的石块，平铺在地面上。”

“有序中的无序，无序中的有序，了不起哦！一定要去看看。”大卫在写字台上拿来一只红木雕花的东方式的烟斗，点燃后转身面对那幅不小的中国地图。

这条被人称为蛋格弄的蛋格路长不过三十米，宽不过两米。蛋格路两旁，有三五株柳树。些许老槐树的后面，有几十家平房。这些有着北方风格的平房，我曾在普通邮票《民居》中观赏过。因此，当我在一个阴雨连绵之暮，双脚踏进蛋格弄时，我便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蛋格弄的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有着四个水龙头的给水站，给水站里，还有一口清澈的老井。蛋格弄的一头与一家百年老厂的围墙相连，一头与一条土路交叉。土路延伸处，是白色的水泥路，水泥路两旁，移栽着法国梧桐树，树后，是林立的大厦。

通沟工李大祥守护这蛋格弄内的蛋格路，大概已五十年了。通沟的工作，不过是疏通阴沟（也就是大卫心中的下水道），修补修补蛋格路。但李大祥的服务范围却不小：清早，他义务帮居民取牛

奶；中午，相帮双职工夫妇照顾在家的老人；下午，照例与弄堂中的老人在蛋格路的一隅打扑克牌。

李大祥玩扑克牌的老搭子之一是张二宝。张二宝老夫妻俩膝下无儿女，但养着一条在他们眼里如同儿女的大黄狗。晚上，是张二宝李大祥最得意的时候，他俩温一壶黄酒，斫一点猪头肉猪耳朵过瘾。而那大黄狗，则在一旁摇头摆尾，共享天伦之乐。

冬阳似一个懒汉又像一个老者，将它的光芒无力地以一种摇摇晃晃的方式映在这些身着清一色的黑衣黑裤黑棉鞋、围桌而坐的六个黑老头的脸上。李大祥望着对面张二宝门前的那条大黄狗发愣。张二宝看了看李大祥又看了看大黄狗：“大祥啊，给人家牌哦。”李大祥轻轻地“啊”了一声，随手从手上的牌堆里抽了一张小三子朝牌桌上一甩说：“给你。”下家刚将牌插进自己的牌堆，那李大祥却又说：“对不起，你那张红桃三给我，我给你这张黑桃三。”下家说你没有给我红桃三，你给我的是黑桃三啊！李大祥发火了，声音竟高了起来：“不可能的，那张红桃三给我！”下家从没看到素来温和的李大祥发这么大的火，看着李大祥的架势，竟呆如木鸡。一旁的张二宝慢悠悠地道：“大祥啊，你给人家的是一张黑桃三。”

“对不起！对不起！”李大祥嘴软了。

张二宝手上的这副牌特别好，没有几圈，手上只剩下六张了。轮到李大祥出牌了，他又愣住了，两眼直瞪瞪地对着那条大黄狗，而那大黄狗，也看着这些清一色的黑老头。

“大祥啊，出牌哦。”张二宝提醒道。

“你还有几个？”李大祥问。

“大王路子。”张二宝答。

李大祥从手上牌堆里抽出一张牌来，朝桌上一甩，叫了一声：“黑三！”

牌搭子王四说：“哪里是黑三啊，这不是红三吗？”

李大祥似乎没有听见王四的话，他的视线落在蛋格路的一块

块石头上。

还是张二宝善解人意：“大祥啊，退就退吧，退下来后，我们打牌喝酒不是更方便了吗？”

其实，李大祥并不是大字不识一个的白丁，他也曾念过好几年私塾，起初干通沟工也是身不由己，但久而久之，他也随遇而安了。但今天，也算是鬼使神差，他显得这样地不安，他还在延续他的思路。他的双眼依旧盯着蛋格路，此时的蛋格路在他的眼里成了一张蜘蛛网。“哦，这蜘蛛网，你已经网住了我的一生。哦，网啊啊网啊，我再也不能让你网住我的女儿。”

三十年后，当我走上这条蛋格路时，我也萌发了与李大祥在内涵上相吻合的想法。那日的冬阳，像三十年前一样，似一个懒汉又像一个老者，将它的光芒踽踽地幅射在我的左侧。我踏上蛋格路后发觉蛋格路确实是一张网，它不但网住了槐树柳树老井和那弄内的几十户人家，还用它的缠绵网住了我，以至在我和将要出场的张教授之间演绎了一个怪圈。那天，一直到很多天之后，我只要感受到蛋格路和蛋格路上踽踽而行的冬阳，我的左侧便隐隐发热。冬阳在我的心目中已非懒汉或老者——冬阳是一团火。

周末的晚上，张二宝和李大祥把酒临风，但毫无喜洋洋的气氛。那十五支光的昏黄的灯泡，成了有气无力落山的冬阳。那架老式收音机里，正放着俄罗斯情歌：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

“少年，妈的，不可靠！”李大祥突然冒出一句。

“喂，把无线电关了！”二宝附和。

两杯酒下肚，两个老人红光满面。窗外的蛋格路上，一青年正唱着“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天山，太冷了！”

“是，还是我们上海好！”

“别说了，快喝吧！”

“下雨了，你今天就睡这儿吧。”

“好，我去把脚踏车推进来。”

当李大祥把自行车推进屋时，张二宝正把一块猪头肉递给他的大黄。

就在张二宝将一块猪头肉递与大黄的时候，大洋彼岸 S 市的某家舞厅里，大卫和李倩华已通宵舞毕，在《一路平安》的舞曲中收住了舞步。十分钟后，他俩驾车回到了家中。大卫撤亮了几何形投影的壁灯，调到浅红色的光圈后，李倩华已调好了咖啡。品完咖啡后，大卫抱住了李倩华。

“那小男孩，黑黑的。两岁了，是个私生子。”

“小男孩！”张二宝的老婆惊叹了一句。这女人一辈子没生过孩子，年轻时倒也没觉得什么，如今上了年龄，有时便闷得慌，总感到这辈子缺了点什么。

“二宝，是个小男孩！男孩好养！”

趁李大祥解手之机，二宝老婆又唠叨了一句。

“汪汪，汪汪……”大黄狗对着二宝老婆叫了起来。在黯淡的昏黄灯光辉映之下，大黄狗愈发显得苍老。张二宝看着苍老的大黄狗，摇了摇头。

“大黄，大黄……”二宝老婆一只手拽着黄狗，一只手又从碗里捞了几块猪头肉。

一周后，蛋格弄里一天之中就增加了三位公民。那个冬天，正是鼓励人口增长的季节，因此，蛋格弄的居民们没有人满为患的感觉，尽管，长不过三十米的蛋格弄内已住着几十户人家。

张讲师的租房可称是蛋格弄天字第一号的别墅。大院子里有一株老槐树，老槐树一侧是一个水龙头，居室有三间。当时，人均生活水准一个月才十来块，因此，月租二十元的三间房已空了几年。

张讲师搬进蛋格弄已数月，但是蛋格弄里有很多居民还没见过他一面。张讲师夹着他的皮包早早地出门，在夜的帷幕中返家。张讲师在蛋格弄居民的心中，是一个神秘的角色。

张讲师的女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劳动者，在一家“螺丝壳里做道场”的弄堂小厂里干手工活，每天中午，还要回家吃饭。

张二宝在一个夏天的路灯下仔细地观赏到了张讲师。那天，几个黑老头牌兴浓浓，由于彼此一时难分高下，到临吃晚饭时还没收起牌桌。那天，张二宝的座位正面对蛋格路，他看到张讲师穿着一套黑色的中山装，一双黑色的皮鞋，推着一辆黑色的二十六吋的自行车蹒跚向前，自行车的书包架上，是一只黑色的皮包。在这之前，张二宝曾看到过一次张讲师的背影。二宝心里纳闷：“怎么同样是黑色的衣服，穿在张讲师的身上便和我们不一样？”坐着打牌的张二宝只觉得张讲师好高好高哦。一阵春风吹过，那飘拂的柳枝枝条竟能扫到张讲师的肩膀，而张二宝平素站在树下的头也碰不上枝条。张二宝只觉得张讲师那张脸很英俊，像电影里的演员，似曾相识。

回家后，张二宝对正在给黑三和大黄狗喂饭喂食的老婆说：“那讲师生得真俊，大概是有钱人家出身，为改变成份，才找了个工人做老婆。”

“不要在背后说人家的闲话！吃饭吧。”

“爷爷吃饭。”黑三说。

大黄狗用头拱了拱张二宝。

黑三皮肤偏黑，但五官端庄，天庭饱满。待他长大后，很像那位神秘的张讲师——有才有貌。黑三很崇拜张讲师，念书后碰到

难题，便往张讲师屋里钻。

张二宝老俩口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却有一个良好的心愿，他们希望黑三今后一帆风顺，因此，给黑三起的大名叫张一帆。

有一次，张讲师的夫人脱口而出：“黑三……”话没说完，张讲师便接上话头：“什么黑三，人家有名字！”

“张叔叔，我是叫黑三。”

“不，你不是黑三，你叫张一帆，一帆风顺的意思。”张讲师指着墙上那幅题为“一帆风顺”的木刻，一板一眼地说。黑三望了望那幅与自己名字有关联的黑白木刻，竟愣了半晌。

张讲师看着张一帆的神色思忖：“这孩子真有艺术家的气质，有出息！”他返身到书架上取了一本《怎样刻木刻》的书放在张一帆的面前。

黑三三岁的那天，一群黑老头又在打扑克，三岁的黑三坐在一只洗澡用的大木盆里晒太阳。

“黑三！”李大祥甩出了一张牌。

“哎！”黑三应了一声。

“乖孩子，不是叫你。”张二宝摸了摸黑三的头。

“爷爷，黑伞在那里。”黑三指着屋檐下的一把黑伞说。

“黑三，不是黑伞，是这张黑桃三。”

黑三三岁前生活在中国南部花花绿绿的亚热带地区。此时的黑三望了望李大祥手中的黑桃三和屋檐下挂着的那把黑伞以及清一色的黑老头，实在是搞不清楚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黑。

时隔二十余年后，当我把听来的关于围桌而坐的清一色老头和黑三及黑伞的故事复述给一位年轻的摄影采风者时，他惊叹不已，乃至恨自己的爹妈没有早恋早婚将他提前二十年出世，以至于使这个世界上少了一张惊世佳作。在某个秋风飒飒的黄昏，这位恨自己生不逢时的采风者缠着我与他一起，借着斜阳踏进了蛋格

弄。那弄依旧那给水站依旧那背景依旧，只是清一黑色的主人已黄鹤不归，取而代之的是男女老少四人的麻将牌桌。

张讲师与夫人结婚已有五个年头了，但仍没有爱情的结晶。夫人对他说：“我们去查一查吧。”张讲师字正腔圆斩钉截铁地对夫人说：“不用查，我肯定没问题！”夫人是一个明白人，知道夫君的言下之意，但那夫人虽然有屈辱之感可又不敢对夫君还以颜色，她对夫君有一种敬畏。

张讲师字正腔圆斩钉截铁的具有浓烈的阳刚底气的声音，使张夫人产生了幻觉。她不相信这声音是平素温文尔雅的丈夫所发，她停下了正在用肥皂水洗涤的丈夫的雅具——云子。她抬起头来凝视着丈夫，那眼神里，保留了一个谜。

没念过几年书的老实巴交的她不知道一跌三宕的情节正在她手中的云子里继续。那云子里确实实有一个令人难以读解之谜。这谜底，现在的张讲师乃至以后的张教授不会对她说明白也没有必要说明白。

张夫人抬起头来看了看自己的丈夫，想到丈夫每天要打两局棋谱的习惯，愈发觉得丈夫是一个高人。因为，她记得父亲也常常打谱。

秋高气爽之夜，早早归家的张夫人烧好丈夫平素最爱吃的油焖扁豆、炖鸡和一小碟花生，静坐院中等候丈夫的晚归。那两天，张夫人生物节律正在起着微妙的变化，某个环节正处于最需要爱抚的时机。方才，在单位浴室里淋浴时单位里的几个娘儿们正互相戏耍，看到她进去便将热点移向了她。互相寒暄了几句后，几个娘儿们最后评定她的体型为最佳。娘儿们的戏语勾起了她的无限惆怅。作为一个女人，她多想为丈夫也为自己生一个孩子！待几个娘儿们浴毕，她还在洗她那维纳斯般的身体，一边又在想她想像中的儿子，想着想着便想到了黑三。

她望着夫君书桌上的黑白云子发呆，她不知道夫君是更爱云子还是更爱她。夫君每日必打棋谱，与棋谱作伴。春暮，有鸟语，也有花香。夫君借着灯光端坐桌前面对棋谱，那架势，俨然是一个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将军。那两天，她体内有一种躁动，极想得到夫君的温存，她望着夫君百看不厌的英俊模样想入非非。她忽然想到单位浴室里那些对话，感到自己脸上发热。她走到镜子前，为自己而害臊。面对那张红颜，她自怜地用手抚摸。当她垂首以手拂泪再举头时，已被一双大手抱住。然后是闭灯，然后是交流……

她一想到新婚不久时的那幕场景便心旌摇曳，每每不能自己。夫君平素正襟危坐，而当她最需要温存的时候，夫君便会一反常态伸出那双在她看来是最有力的双手。

“到底是读书人，真会调教女人。”她被彻底征服了。她心甘情愿地为夫君做牛做马。所以，当夫君字正腔圆斩钉截铁地说：“不用查，我肯定没问题！”这句刺耳的话时，她没有还以颜色。

尽管，夫君会对她伸出有力的双手，而平素，夫君对她则是相敬如宾中带着些许冷漠。这些于她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女人，只要丈夫将生命的精华倾注于她已足够了。再说，夫君不可能成天缠绵，夫君要做学问，要打谱。

她什么也不缺，单缺像黑三这样一个儿子。

夫君很爱孩子！

黑三的奶奶也就是张二宝的老伴很会剪纸，双喜，鸡呀鱼呀等样样拿得起，稍大后的黑三在一旁看着，也摆弄起刀剪。他奶奶看他有心，便手把手地教他。黑三很有灵性，再难侍候的图案，只要奶奶教一遍，他也能对付。

有一次，黑三剪了几只蝴蝶后想表现一下自己，他拿了剪纸去送给对门的张师母。张师母接在手里后发出“啧啧”的赞叹声，继而又长叹一声：“这孩子将来一定像夫君！”

她看着玻璃台板下的那只纸蝴蝶，想到了孩提时父亲为她做的那只蝴蝶风筝，在浩浩的太湖边，父亲带着她放飞。那风筝背衬着蓝天飞得好高好高哟，她的心也飞起来了。父亲一年回家探亲一次。父亲平生有两大爱好：做风筝和下围棋。后来，她长大了，顶替父亲进了弄堂小厂。

她看着压在玻璃台板下的纸蝴蝶，又想到了那可人的黑三。她多想为夫君生一个黑三一样的孩子。下班回家的途中，有位老人带着孩子在一块空地上放风筝，她站在一旁也进入了角色。放飞的小男孩打了个趔趄，正好碰了她一下。她手上纸袋里的几个馒头落在了空地上她也没有知觉。旁边有一位男人叫道：“女同志，馒头。”她听后竟一时不知所措，双脸潮红。方才，在厂里洗浴时，两个娘们啧啧称道她那一对坚挺的乳房像两个馒头。

回家后，她便早早烧好夫君爱吃的油焖扁豆、炖鸡和一小碟花生，等待夫君的暮归，等待着那诱人的缠绵。夫君终于归家了，依旧是那套黑色的中山装，依旧紧扣着的风纪扣留出那白衬衫的白边，依旧是那只公文包，依旧是那份潇洒。

“阿力，今天的菜真好吃，你辛苦了。”

夫君吃完，依旧是这一句赞美诗，她依旧是心悦诚服地为夫君沏上一杯香茗，夫君依旧是面对那黑黑白白，而她呢，依旧是心甘情愿地去收拾残局。

夫君打了一局棋谱后，瞄了瞄墙上的那种用硬板作底衬的小挂历，看了看上面的红线条，仿佛想起了什么。他站起身来，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来，在上面翻翻划划。

这一切被正在准备为夫君加开水的阿力看在眼里，她茫然的眼神定格在夫君的背影上。

“阿力，帮帮忙，我要洗脸了。”

阿力兴奋了，瞬间的茫然化解。夫君平素一天打两局棋谱，今天只打了一局，好戏又要唱了！